

增補宋元學案

冊
三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師山學案表

鄭玉

弟璉

夏大之吳朝

族孫忠

陽洪復翁門

融堂三傳

鄭潛

子桓

慈湖四傳

鮑頴
見上師山門人

晦翁續傳

鮑元康

鮑深

子頴
子葆
並見師山門人

鮑浚

鮑淮

鮑頴

鮑觀

鮑偕

鮑葆

汪自明

王友直

洪斌

洪杰

洪宅

吳虎臣

鮑同仁

子深

子浚

子淮

並見師山門人

鮑葉

子觀

子偕

並見師山門人

危素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並師山講友

唐仲實

附師錢水村
山學侶

王廷珍

胡默

鮑頴

洪斌 並見師山門人

程文

王友直

見上師山門人

並師山同調

宋元學案卷九十四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師山學案

祖望謹案繼草廬而和會朱陸之學者鄭師山也草廬多右陸而師山則右朱斯其所以不同述師山學案

梓材案是卷謝山所特立其稿具存

夏吳門人融堂三傳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既長覃思六經尤邃于春秋絕意仕進而勤于教學者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卽其地構師山書院以處焉先生爲文章不事雕刻鍛煉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元咸加稱賞至正十四年朝廷除先生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先生辭疾不起而爲表以進曰名器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與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

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先生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爲事
所著有周易纂註十七年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先生曰吾豈
事二姓者邪因被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
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
使謂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面再拜自縊而
卒雲濠案先生著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師山集八卷遺文五卷
附錄一卷

梓材謹案慈湖學案洪隱君傳謂先生學于淳安嘗曰朝陽先
生吾師之復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資而事之朝陽爲吳先生瞰
大之爲夏先生溥復翁卽隱君震老也

師山文集

曩歲懵然日用心于句讀文辭之閒而無有得其後優游饜飫爲日
既久若有所獲以前所聞者雖之往往不合乃知道理在天地閒非
真積力久心融意會不可恍惚想像遽爲去取

自孟子沒詩書出秦火中殘壞斷缺無一完備重以漢儒章句之習
破碎支離唐人文章之弊浮夸委靡雖有董仲舒韓愈之徒或知理
之當然而終莫知道之所以然故二氏之學得以乘隙出入其閒以

似是而實非之言飾空虛無爲之說誘吾民上焉者落明心見性之場下焉者落禍福報應之末而吾儒無復古人爲己之學徒以口舌辯給卒不能勝使天下如飲而醉病而狂者千四百年貞元會合之氣散而復聚于是汝南周夫子出焉河南兩程夫子接跡而起相與昌明之而益大至吾新安朱子盡取羣賢之書析其異同歸之至當集其大成使吾道如青天白日康衢砥道千門萬戶無不可見而天地之祕聖賢之妙發揮無餘蘊矣然自是以來三尺之童卽談忠恕目未識丁亦聞性與天道一變而爲口耳之弊蓋古人之學是以所到之淺深爲所見之高下所言皆實事今人之學是遊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原不離家所見雖遠而皆空言此豈朱子教世之意其得罪于聖門而負朱子也深矣

吾黨今日但當潛心聖賢之書進退俯仰一隨其節久而吾心與之爲一自有得焉不可先立一說積于胸中主爲己見而使私意得以積起庶幾防邪存誠雖有小失隨時救正不致大繆如此死而後己以冀于道可入

近時學者未知本領所在先立異同宗朱則毀陸黨陸則非朱此等皆是學術風俗之壞殊非好氣象也陸子靜高明不及明道縝密不

及晦庵然其簡易光明之說亦未始爲無見之言也故其徒傳之久遠施于政事卓然可觀而無頽墮不振之習但其教盡是略下工夫而無先後之序而其所見又不免有知者過之之失故以之自修雖有餘而學之者有弊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然亦不必謗象山也

以敬爲主以謹獨爲要則工夫無閒斷而自強不息雖聖人之純亦不已皆由此進以上與汪真卿

天地一易也古今一易也吾身亦一易也以吾身論而之心者易之太極也血氣者易之陰陽也四體者易之四象也進退出處之正與不正吉凶存亡之所由應者易之用也近取諸身易無不盡雖無書可也周易大傳附註序

春秋損益四代之制爲百王不刊之典所以著聖人之大用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功足以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復六經無春秋殆皆空言而已春秋經傳闕疑序

道外無文外聖賢之道而爲文非吾所謂文文外無道外六經之文而求道非吾所爲道餘力稿自序

士君子在天地閒惟出處爲一大事故觀其出處之節而人之賢否

可知然出處之際禍患之來常有不可避者聽其在天而已

送徐推

官序

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各因其質之所近故所入之途不同及其至也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大本達道豈有不同者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說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此豈善學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爲學之常也陸子之說才高獨得之妙也二家之說又各不能無弊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工于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子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于頽惰委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垂教之罪哉蓋學者之流弊耳

送葛子熙序

程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秦漢以來非無學者而曰孟軻死千載無真儒何也不知用力于此而溺于訓詁詞章之習故雖專門名家而不足以爲學皓首窮經而不足以知道儒者之罪人耳近世學者忠恕之旨不待呼而後唯性與天道豈必老而始聞然出口入耳其弊益滋則又秦漢以來諸儒之罪人

王居敬字序

爲學之道用心于支流餘裔而不知大本大原之所在吾見其能造

道者鮮矣太極圖說西銘其斯道之本原與太極之說是卽理以明氣西銘之作是卽氣以明理太極之生陰陽陰陽之生五行豈有理由外之氣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豈有氣外之理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氣之外哉二書之言雖約而天地萬物無不備矣跋大極圖西銘

方今之吏強者不過生事以立聲名弱者不免廢事以市恩惠也先脫囚碑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爲王處士立傳于後

附錄

先生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之閒而具于性分之內不在高虛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庶乎無媿于古之人矣行狀

師山講友

州同鮑先生同仁

鮑同仁字國良歙縣人歷官會昌州同知所至皆有治績先生性慧巧旁通鍼砭之術參姓譜

雲濠謹案江南通志載先生著有通元指要賦注二卷經驗鍼

法一卷

鮑先生葉

鮑葉字君茂見師山所作亦政堂記

參師山文集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師山學侶

徵君唐白雲先生仲實

附師錢水村

唐仲實名桂芳歛之槐塘人教授元第五子也生有夙慧年十五受詩錢水村盡得其學時危太樸鄭師山皆負人倫鑒咸折節與交薦除崇文學諭南雄學正皆不就戊戌明太祖幸歛延訪耆碩守臣鄧愈以其名聞召見首問平天下要道對以不嗜殺人語太祖大喜因力陳築城之苦立爲罷役賜尊酒粟帛撫慰而去事載御製五倫書所著有武夷小稿白雲集略行于世學者稱爲白雲先生

參歛縣志

梓材謹案歛縣志古蹟三峯精舍在槐塘唐白雲所築常與危

大樸鄭師山講論此堂前對三峯聳秀故名

師山同調

處士王先生廷珍

王廷珍字子真祁門處士師山誌其墓云子真讀書見大意謂聖賢

珍傲宋版印
作經意在言表豈拘拘注腳者所可得其本旨要當真體實認見之
日用常行閒

胡石邱先生默

胡默字孟成婺源人號石邱生師山序其文集云孟成文奇崛而有
氣詩深遠而無瑕善于學古者也但奇崛者宜變而平易深遠者當
使之明白是又在孟成種續之久時至而骨自換也予嘗以是語孟
成他日其徒洪生斌手鈔孟成所爲詩文若干篇因以語孟成者語
之是亦朋友忠告之道也

參師山遺文

禮部程黼南先生文

程文字以文婺源人自幼事父母以孝聞家貧勤苦自勵比壯束書
遊學四閱寒暑研窮六經博考諸子百氏學業日進遂挾策入京師
平章巖公翰林虞公歐公皆推許然安分恬退不務進取受知
虞揭尤深預修經世大典書成例授各路儒學教授借注黃竹嶺巡
檢任滿調懷孟教授丁內艱廬于墓側辛巳科舉復興浙省以掌卷
官召比還丁外艱復廬墓側終喪未嘗御酒肉再爲臨清漕運萬戶
教授考滿御史臺翰林院交舉任編修官云家學得程朱之旨文章
有史漢之風再授助教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與待制余公闕

爲忘年友丞相賀公欲不次用之以年老乞身授禮部員外郎奉命
齎賜江浙省丞相達公時浙東所屬郡邑半歸方氏浙省屬張氏徽
饒衢信江西咸非元土遂寓居紹興錢清僧舍一日張氏遣使致禮
堅臥不顧旣而兵四集乃之杭主貢憲使師泰所遂臥疾張氏之爲
平章者就謁擁衾面內臥不回視復遷寓西山僧舍疾遂篤謂師泰
曰吾以死累子卒年七十一有蚊雷小稿師意集黟南生集刊之西
湖書院云

參新安文獻志

師山家學

融堂四傳

縣尹鄭先生璉

鄭璉字希貢師山弟也慷慨有志略自遭喪亂追隨師山于患難不
避艱險鮑仲安之起義兵先生與焉鄧愈購師山先生自先赴難旣
不能脫師山挺身出謂先生曰汝當屈身以保家先生泣應之然且
終其身不仕

梓材謹案先生在元仕至歙縣尹潘從魯誌其墓云至正十三
年以復婺源州功受太白渡巡司十六年克復黟祁二縣元帥
李誠以其功呈樞密院陞充行軍都鎮撫是年予轉浙任邑乏
撫字官元帥八爾思公薦公爲歙縣尹

訓導鄭溪西先生忠

鄭忠字以孝師山之族孫也少隨師山戊戌之難師山以遺戒與之曰我之死也所以爲天下立節義爲萬世立綱常其在汝輩所宜自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以不辱爲親爲族足矣何必區區悲慕邪先生後以薦爲歙學訓導自號溪西漁

州同鄭樗庵先生潛

鄭潛字彥昭歙縣人也于師山不同譜而以叔父事之師山嘗稱其敏悟堅篤吾鄉子弟之千里駒也又曰吾嘗有後生無可語之歎得潛而釋然官至監察御史泉州總管入明同知□州所著有白沙稿樗庵集子桓官至河南參政亦有時名

師山門人

鮑先生元康

鮑元康字仲安歙縣人也少喜讀書自經籍外諸史諸子以及山經地志岐黃醫書孫吳兵法道藏佛典無所不究而尤以修飭行義爲先已而學于師山則曰前所學者皆誤也吾今知之矣乃日從事于六經四書而尤盡心于易日讀一卦周而復始有得卽筆記之且曰程朱之說謹嚴簡略蓋引而不發學者宜盡心玩味使與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爻相出入字字有所歸宿方爲有得嘗語人曰自吾見鄭先生于體認道理識所謂活潑潑地者于應事得經權之道焉先是其父魯卿善治生仲安代之承家曰先人將積有餘以及人元康敢不善述之乃以其歲所入爲十分其三以爲家用其三以供貢賦及官府公用其二貯之以防水旱其一以賑族黨鄰各有差等其一以待親友之有患難者立社倉而不取其息休寧有務官以負課粥二女爲倡百計贖之朱子祭田百畝爲族人所盜賣以中統鈔一萬五千餘貫復之其他不能枚舉也紅巾兵至饒州集鄉勇以捍州里已而官軍棄城走乃籍鄉里之貧者計口給粟使盡挈老幼入山避之時師山正當厄先生謀于諸生曰家破可以再營師死不可再得傾家救之得出是年官軍來復新安先生與其從子深師山之弟璉皆起義兵應之出入山谷積勞成疾嚙語諄諄猶曰殺賊竟卒甫三日紅巾復至先生之家遂破初師山門下弟子曰盛先生爲築書院以處之師山曰繼我主講席者子也及先生卒師山哭之慟

梓材謹案謝山于是卷劉記云尙有鮑安然查師山文集及諸書無及鮑安者蓋卽鮑仲安也

山長鮑先生深

鮑先生浚 合傳

鮑先生淮 合傳

修撰鮑先生頴 合傳

鮑深字伯原仲安之從子也其父同仁與師山爲學侶官至同知會昌州先生與弟浚淮並學于師山行業與仲安等師山之被購也仲安爲行賂先生冒死入城自任其事遂得免師山被召先生攝行師山書院山長以教諸生師山至四明而返道出淳安將留焉先生迎之而還元兵復新安先生與仲安以義兵應之時人稱爲鄭門二鮑仲安死于行閒先生爲主其喪出其柩于兵革之中而葬之明師山下徽州鄧愈復購師山先生先令遁去而使己子頴代入獄榜掠百輩度不可免師山乃挺身出先生朝夕在獄視其飲食師山自罄先生躄踊號哭如喪父母痛無以救其師也頴字尙襲少隨其父講學師山兼遊石邱先生胡默之門洪武初以薦起歷官翰林修撰同知耀州非罪而死時先生尙在堂論者以爲天道之難諶也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尙襲云從學鄉先生張子經胡孟成鄭彥昭諸先生輩是其從遊者不獨師山石邱也

附錄